



## 皖南情思

□ 李剑

三月的春风携着细雨，吹绿了江南，打湿了心扉。向春而去，相约皖南踏青，一路探寻童话般的世界。

车子在崎岖的山道上盘旋，崇山峻岭连绵不断，远观翠色欲滴，近赏五彩斑斓。悠然驻足古村落的溪头，更发现早春的气息已笼罩着自然赋予的神奇，初春的皖南犹如一首娇嗔的恋歌悠扬婉转。

这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，微风吹过，漫山遍野波光闪烁，恰似一片黄色的海洋。无论在大名鼎鼎的西递、宏村、篁岭，还是途经不知名的小村落，村里村外处处弥漫着油菜花吐露的芬芳。樟树丛中花绽蝶舞，水汪汪的稻田里人勤牛欢，白壁、黛瓦、石牌坊，粉墨的山水画里深藏着一段段亘古的历史，浣女、木雕、马头墙，小桥流水的幽静难掩曾经的血雨腥风。

在泾县云岭，绵延起伏的山脉似在讲述着80年前那场震惊中外的“皖南事变”，纪念馆里再现了当年新四军浴血奋战的惨烈场面，耳畔仿佛传来叶挺将军抗战到底的豪言壮语，眼前又浮现出刺杀格斗、拼死突围的壮烈画面。而今，战争的硝烟已弥散，繁花似锦，群峰肃立，似在祭奠着七千新四军将士的英灵。

桃花潭水奔流不息，流淌着李白和汪伦永远的深情。走在万村的雨巷里，我的脑海里不时浮现出一千多年前，汪伦踏歌送友的壮观。眼下正是十里桃花绽放，万家醇酿飘香的季节，粉墙黛瓦掩映下的小巷，深邃而幽长。雨声滴答，脚下的砾石愈发厚重光滑，那长满青苔的墙角，总在收藏着陈年的旧事，那缓缓流淌的江水，似把动人的故事传扬。

春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季节，时而流泪，时而欢唱，桃红柳绿掩饰不住淡淡的忧伤，透过朦胧的雨幕，不由得让人浮想联翩，李白和汪伦那场跨越万水千山的深情之约，那段惺惺相惜的故事，还有那些穿越时空的记忆，仍历历在目，逐渐清晰。

在这烟雨蒙蒙的青弋江畔，在东园古渡的石桥旁边，我驻足遐想，一千多年前的此时，李白和汪伦究竟如何一起走过十里桃源，在眼前的万家酒馆饮得酣畅，又是如何依依惜别，谐奏一曲踏歌相送的千古绝唱？

而今，垒玉墩安在，钓隐台矗立，彩虹岗上花团锦簇，千尺潭水清澈晶莹，波光粼粼翠峦倒映……一别千年，故人却化作雕梁，伫立在时空的幕墙。

怀仙楼上笙箫奏，琴瑟和鸣，我们站在古渡边的扁舟上，不停地向岸边挥手，一遍遍演绎着送别的场景。回眸岸边，不见故人，泪眼已模糊，此情只能长留心间。

在依山傍水的古村落里，桥是天然的饰物，那一座座大小不一、形态各异的石桥静卧在曲曲弯弯的溪河上，溪水淙淙泛起细浪，一群野鸭扑腾着翅膀尽情地嬉戏。站在石桥上溯流而望，溪水像漂浮的玉帛，从远处飞舞而下，那些柳枝、树影、浮萍，还有鸭鹅等好像成了绸缎上的印花。我知道，这不是人间三月最普遍景色，算不上什么别致，可就因为这种最原始质朴的常态，也往往会让人忽略。其实，现在我们缺少的就是在常态中去感受好的事物，不需要刻意寻找和修饰。你看，这缓缓流淌着的溪水，就是一种从容面对人生的思索和娓娓道来般地诉说……

“山穷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”夜色朦胧，时间渐晚，大家正为寻找落脚点犯愁时，又一座古村落突兀出现在眼前，村头的农家客栈便

是最好的留宿处了。停车观望，房前潺潺流水一路欢歌，房后大片的油菜花香四溢，房间不大，但收拾得干净利落，墙角的农具，玻璃上的剪纸，案几上的插花，都散发着浓浓的乡土气息。那几扇窗户前，一张修长的美人靠，倚着纸窗，晚风徐徐吹来，美人靠上坐着一位女孩，她倾斜着身子，出神地遥望窗外，那副凝眸，那副淡然，如水墨般静谧。大家围坐在樟木桌旁，喝上一杯溪水茶，点上几道点心，听老板娘款款说解着老街旧事，介绍着她的生意和家史，那种幸福和满足让人羡慕，我们沉湎其中，仿佛也成了皖南的一员。

皖酒皆上品。屏息细闻，楼上楼下尽是女儿红透出的清香。朦胧的灯光下，笋干、腊肉、臭鳜鱼……几碟徽菜摆满一桌。同行的朋友中有位音乐达人，笛子、箫、埙等乐器样样精通且随身携带，酒过三巡，埙声起，歌声扬，划过寂静的夜空，似来自天籁之音，引得八方宾客洗耳恭听，掌声不断，也给这紧张的旅程平添了欢快和愉悦。

春雨贵如油。三月的江南，雨是不可缺少的，或三两滴，或连成串，或似瓢泼，淋在身上清清爽爽，并不觉得。撑一把油伞走在田间地头，看春雨滋润着那些花儿、菜儿、蔬菜和油茶，还有不知名的野草，如果是穿行在黛顶白墙、黑白相映、古老幽深的小巷中，听着雨打石板的“啪、啪”声，看小桥流水点缀其中，更是别有一番韵味。

雨过天晴，天地间萦绕着丝丝雾气，那些临水而居的老宅无论是屋顶还是高墙，都透着一层黑黝黝的光亮，瓦被浸润成青黛，砖恢复了浅灰，那斑驳陆离的旧墙逾显厚重沧桑，一如岁月的阴晴圆缺，见证着人间的悲欢离合，久而久之便承载着故事，化身为景观。听当地的老人介绍，这些祖祖辈辈以居住为主要功能的建筑，本不是为了欣赏的，更不是用来炫耀的，这样的构建主要是顺应山势，加上防火、防盗、防潮。不管四季如何更替，不论时代如何变迁，也不管云卷云舒、晨起日落，平民百姓只是喜欢自己平淡清雅的生活，这恰如水墨的特质，也是徽派建筑的独具匠心之处。

雾气渐渐上升，泛舟太平湖，烟波浩渺，犹如仙境。远山更显朦胧，幽谷云雾迷漫，湖畔沟沟坎坎上的作物翠绿鲜嫩，秀色可餐，身临其境，如游在画中。

返回途中，登上山坡上的观景台，徽州大地风光尽览。皖南这一方峰峦秀、溪流交织的土地，就是一张巨大的宣纸，这些河流山川正是这张宣纸上气势恢弘的画面了。置身画中，才能真正体会和理解绿水青山的神韵和美好，才能真正感受到心旷神怡的味道。自古徽女多勤劳，历史上，徽男多数外出经商，女人就成了里里外外的一把手。只见淳朴的徽女腰扎砍刀步履矫健，穿梭在峻岭之间，挖笋、采茶、播种、插秧样样在行，这动静结合的美景，又给这幅天人合一的唯美画卷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这神秘而古老的皖南哟，老街上每一块砾石都是一部厚重的史书；这清新典雅的皖南哟，稻草树皮融合的宣纸记载着昨天的沧桑和今朝的辉煌。

皖南，你是一首幽婉动听的江南恋曲；一幅秀美肃穆的山水画；一樽醇香醉人的壮行酒；一段风花雪月的不老情。



## 过年

□ 鹿继宏

年轻时，还有些“纵横千里独行客，何惧前路雨潇潇”的无所畏惧，中年后，才深知“苍天不解人情暖，冷眼看花尽是悲”的满怀苍凉。有些路，一旦走了，才知道再也回不去，也只有在自己的亲人走了后，才知道再也看不到原来清晰的模样。有些事没做，老想着“还来得及”，也许第二天一觉醒来时，才会发现已经成了过去，连挽回的余地都没有。

屋外，尽管过年的鞭炮声连绵不断，却也很难将我从前过的思绪中拉回来，有时，人们间断的欢笑声传来，却也无法将我感染，心里依然还是有些茫然和伤感。

父亲在世时，每逢过年，父亲总会想方设法，有时不惜卖掉仅有的、存了好久没舍得吃的鸡蛋，也会给我买几串鞭炮。如果家里没有白面，父亲也会找到生产队长家里，从队里先借些小麦，去加工房加工成面粉，不耽误大年初一能吃到水饺。

过年，在我的记忆里，虽然能吃到水饺和馒头，但对父亲来说，就如同过关，每过一回年，眼看着父亲就会瘦一圈。有时我也会怕过年，因为过了年，父亲就必须带着母亲和我出去要饭，不去的话，家里的粮食无论如何都坚持不到麦收。

那时候虽然还没分地，但每家每户都会有些菜地，父亲年年都会种些可以储存的菜。在我入学前，父亲每次去菜地的时候，都会带着我去给菜施肥、浇水。父亲腿部有残疾，往菜地挑土肥、从河边担水浇菜时，有时还必须持一根木棍才能支撑住身体。我虽然年龄还小，但父亲在种任何农作物，或者各种蔬菜时，都会一样教我怎么做：窝要挖多深，撒几粒种子，盖种的细土要埋多厚。

在我小时候，只要不是特别熟悉的人，我从来不会主动说话。从有记忆到读小学二年级，跟着父母出去要饭，有时，父亲也会在还没走进人家大门的时候要我喊声大爷大娘，可能是觉得，一个小孩子能喊声大爷大娘，饭会要得容易些吧，但无论父亲如何哄我，我都死活不开口，几次之后，父亲就没有

再劝过我一次。

每到一村，总会有些调皮的小孩子扔石头打我母亲，能拿到什么东西，算什么，我会毫不留情地打回去。有一年秋后，我们在邻村要饭时，有个和我一般大的调皮的孩子扔石头打我母亲，我一气之下还回去一块小石头，正好砸到了他的头上，孩子的哭声招来了他的父母，父亲只能不停地赔情道歉说好话，加上本村好多人说情劝了好久，才把那一家三口劝走。

我读初三那年，要过年了，家里没有面粉，父亲病得又厉害，连走路都难，他便哄我去生产队长家里，问问能不能从队里借点小麦。本来用不了十几分钟，就可以走到队长家里，吃过早饭我就出了门，在村里转了不知道多少圈，最后，快要到吃中午饭了，我才鼓起勇气来到队长家里。生产队长也姓鹿，按辈分是我爷爷辈，在家排行老二，见了面我就喊了声二爷爷，把我父亲的意思和他说了，他二话没说，用手拍了一下我的肩膀，领我去了盛粮食的仓库，称上了二十斤小麦让我背回了家。

那时，我要每天走十里路上学。早上我必须早起，母亲有精神病做不了饭，父亲因为身体原因，还不等他做好饭，我却到了必须上学的时间，所以一年有近一半的时间，早上我不吃饭就去上学。好在村里每年给学校交一部分粮食，中午我可以在学校食堂吃。

考虑到尽量省下些粮食能熬到麦收，父亲便每天去采收些能吃的树叶，回来洗干净，多少加上点粮食做野菜粥维持生活。一天，父亲用一根木杆，绑上镰头，本来是想钩些榆钱儿，因为树太高，杆子有些短，够不到，父亲便爬到了一堵半人多高的石墙上，谁知镰头的刀刃因为没磨，有点钝，榆树韧性又极强，榆树枝没割断，镰头却从杆子上掉下来，父亲没站稳，从石墙上摔了下来，屁股摔在了一块大石头上。父亲年龄又大了，坐骨竟然被摔得粉碎性骨折，坐都不能坐了。母亲有精神病，家里没有钱买药给她吃，病情越来越严重，原来还能做点简单的饭，而今却什么也不做了，

每天只知道去拾柴火，也不知道用绳子捆起来背，只知道用两只手，能抱多少算多少。再这样下去，我的父母会因为吃不上饭早晚被饿死，我只好辍学回到了家。

村里干部把我家的情况反映到公社民政部门，工办主任亲自带着我，把我送到了公社建筑队，村里也专门安排人，每天给我父母做两顿饭送到家里。

当年深秋，我和几个同事请假回家，没想到从八陡南庄至崮山段，公路要大修，回家的车不通了，我们只好下了车，徒步回家。本来我们乘坐的车就是每天最后一班车，等我回到家的时候，已经是夜里九点多。当我走进家门口时，屋里虽然没点灯，却看到我母亲在屋内墙角处点了一堆火烧栗子，看到我走进门，母亲竟然捧着一捧烧熟的栗子送到了我的胸前。我没接栗子，便问父亲去哪里了，母亲和我说了，便不再说话。我急忙跑到邻居家，敲开大门一问才知道，父亲已经去世两天了。本来是想派人去建筑队叫我的，因为不通车，那时候又没有电话，也只好作罢。

父亲去世后，母亲自己一个人在家，我也没有办法去上班，只能在家陪着母亲相依为命。第二年冬天，母亲患上骨髓炎，虽然从腊月二十就住进了医院，但因为没有经济收入，也只能是保守治疗。在医院过了一个春节，正月初十出了院，到了当年的秋后，母亲病情恶化也去世了。自父母双双去世后，过年对我来说似乎也失去了任何意义，那时我正好十八岁，就在腊月二十那天，我便踏上了外出打工之路。

一个人在外，度过了五个春节，直到找到了对象，结了婚，有了自己的孩子后，才渐渐地有了过春节的欲望。做了父亲后才知，不管自己对生活如何理解，绝对不能让孩子生活在自己过去的心情里。

恍惚间，我被一串鞭炮声惊醒，急忙站起身来去开门，当我打开门的一刹那，突然间才清醒过来，是自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梦里，我的父母亲，面带微笑结伴回到了家中。